



何為澳門學：一門「慢煮的茶」式學問

吳志良

在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時代浪潮中，澳門學正從學界的案頭之論，走向更為廣闊的社會視野。然而，當人們談論澳門學時，常常會問：這究竟是一門怎樣的學問？它與其他區域研究有何不同？它的學術內核究竟是什麼？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不妨從一個比喻說起。我曾在一篇訪談中，將澳門比作「慢煮的茶」——葡萄牙的咖啡香未能掩蓋龍井的清冽，不同的文化在澳門經歷了漫長的交融，最終沉澱出一種獨特的複合結構。澳門學，正是對這種複合結構的系統研究，是解讀澳門數百年文明對話經驗的一把鑰匙。

澳門學並非憑空而來。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澳門臨近回歸祖國、未來走向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時，一批澳門學者意識到，要準確把握澳門的現在、科學預見澳門的未來，必須首先摸清它的歷史脈絡。澳門學由此萌生。最初的動因極其樸素：澳門到底是什麼？它的發展規律是什麼？回歸後應該如何定位？這些問題，構成了澳門學誕生的現實關懷。

從那時起，澳門學經歷了一個從概念討論到學科建設、從學者自發研究到有組織知識生產的發展過程。尤其是在習近平總書記二〇一六年關於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重要講話和二〇二二年《國家「十四五」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發布以來，澳門

學作為構建澳門本土知識體系的核心抓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那麼，澳門學的學術內涵究竟是什麼？

首先，澳門學是一門關於澳門的綜合性學科。它不同於傳統的澳門研究——後者往往分散在歷史學、法學、經濟學、社會學等不同學科領域，各自為政，缺乏統合。澳門學則強調將這些分散的研究整合起來，以澳門整體為對象，通過多學科、跨學科的視角，揭示澳門發展的基本規律。正如《澳門學引論》中所言：「澳門學是澳門研究的核心。」這意味着，澳門學不是對澳門研究的替代，而是對澳門研究的昇華——它要把分散的「澳門知識」提升為系統的「澳門學問」。

其次，澳門學倡導一種方法論的轉向，也稱之為「本體轉向」。長期以來，關於澳門的研究多聚焦於中葡關係史，將澳門視為中西交流的「窗口」或「橋樑」。這種視角固然重要，但容易使澳門淪為他者敘事中的配角。澳門學的「本體轉向」，就是要把研究的主體從「中葡關係史」轉向「澳門內部社會的演變」。我們要問的是：澳門本地社會是如何形成的？澳門居民的生活世界是怎樣的？澳門在漫長的歷史中，如何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形態和社會結構？只有這樣，澳門才能從「被解釋的對象」轉變為「主動解釋的主體」，澳門學才能真正建立自主的學術體系。

澳門學之所以能夠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非其他區域研究的簡單翻版，是因為它具備三個獨特的理論支點。

第一，它是跨文化對話的知識範式。四百餘年來，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門戶，形成了一種以粵港澳基層社會為基礎、以中西民俗信仰並存為表徵的複合結構。這種結構既非簡單的文化疊加，也非衝突對抗，而是一種深度的「共存共生」。這種經驗在全球範圍內都極為罕見。澳門學正是要從這種獨特的經驗中提炼出解釋框架，為全球跨文化研究提供有別於西方中心主義與衝突論的替代性敘事。

第二，它是「一國兩制」實踐的理論昇華。作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先行示範區，澳門在回歸後實現了經濟跨越式發展與多元社會和諧共治。澳門學立足於本土治理經驗，系統梳理了中西法律融合、社團社會運作、多元族群整合等機制。它將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在國家主權框架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實踐，提炼為具有學理深度的知識體系。這種從具體實踐中生長出的「中國方案」，不僅服務於澳門，更可以貢獻於國家。

第三，它是「以中釋西」的話語創新平台。長期以來，關於中西關係的研究多受制於西方理論的話語主導。澳門憑藉其深厚的嶺南文化底蘊與完整的中葡文獻檔案，具備從中國視角重構早期全球化史、翻譯史與科

技交流史的潛力。通過發掘澳門在中國近代思想啟蒙、制度轉型中的節點作用，澳門學能夠將中國經驗從被動的「被解釋對象」轉變為主動的解釋主體，助力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打破西方學術的話語鎖定。

澳門學不僅關乎過去，更指向未來。我曾多次引用葡萄牙學者Alfredo Dias的觀點，將澳門稱為人類文明的「實驗室」。在這個實驗室裏，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在漫長的歷史中相遇、對話、共存，形成了獨特的經驗。這種經驗對於今天的世界尤其寶貴——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澳門學所揭示的「共存共生」智慧，可以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提供歷史依據和思想資源。

與此同時，我也提出，澳門應

該從「文明實驗室」升級為「文明轉換器」。實驗室更多是觀察和分析的對象，而轉換器則是主動參與和創造的主體。澳門不應只是歷史的標本，更應成為文明互鑒的「活性酶」。這就要求澳門學不僅要「解釋世界」，更要「改變世界」——將學術成果轉化為推動社會進步、服務國家戰略的實踐力量。

何為澳門學？它是對澳門數百年文明對話經驗的系統研究，是對「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理論昇華，是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中一個獨特的「微型實驗室」。但更重要的是，澳門學是一門「有用之學」——它從現實關懷中走來，最終要回到現實中去，服務於澳門的發展、服務於國家的戰略、服務於人類文明互鑒的時代命題。



▲澳門半島、橫琴及珠海景色。

資料圖片

舞劇《1942穿越封鎖線》



HK人與事
明德

國慶期間，在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欣賞了舞劇《1942穿越封鎖線》。舞劇開場時，舞台熒幕資料引述了作家茅盾的《脫險雜記》。這部作品記錄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後，文化人士在日軍搜捕下逃亡的親歷過程。茅盾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他將這場營救譽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整部舞劇用舞蹈重現這段秘密大營救。

舞劇謝幕時，舞台熒幕打出總結字幕：「1942年，在這場秘密大營救中，惠州總共接應護送了數十批文化人士，共計數百人。其中包括茅盾、鄭軫奮、胡繩……在惠州地方黨組織和東江游擊隊護送下，這批文化名人全部經過惠州轉移，最後安全脫險。」熒幕亦打出：「向中華民族文脈廣續做出貢獻和努力的人們致敬」。

散場後，順道參觀校內舉辦的「客韻灣區·同啟未來」大灣區客家文化聯展。

展覽的「秘密大營救的惠州史蹟」板塊，明確點出舞劇背後真實場景：「東湖旅店」是核心秘密

接待站，接待茅盾等百餘位文化人士；另有茶園彭屋、源古行等掩護點。記得舞劇中有一段場景，背景就是這些營救的秘密地點，舞台演繹正建立在這些真實歷史據點之上。

展覽的「虎口營救」板塊寫明，營救核心人物幾乎全是客家人：惠陽的廖承志統籌全局、大埔的連貫負責隱蔽安置、梅縣的廖安祥打通海上交通線、興國的尹林平部署武裝護送。東江縱隊九獨立大隊成員，多是新界西貢、沙頭角、元朗的客家子弟，他們依託客家圍屋建立交通站，成為營救關鍵。

展覽的「客從何來」篇章，解答香港客家子弟參與的淵源。歷史學家羅香林提出「五次遷徙說」：客家先民因西晉永嘉之亂、唐末黃巢起義及宋室南渡等，逐步由中原南遷至贛南、閩西、粵東；至第四、第五次遷徙（明末清初及清初還海復界）時，惠、韶、河、梅的客家人再大舉南遷，越過深圳河進入香港新界、九龍，開墾建立圍村。這些客家村落，在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時，為東江縱隊提供群眾基礎與掩護網絡。

看完展覽再回想舞劇，舞台情節緊扣展覽史實，讓人明白這群客家人如何用雙腳遷徙、用生命守護家園。



如是我見
魯力

前幾天，一宗新聞引發國人憤怒：大英博物館裏一隻青花瓷碗掉了下來，砸碎了櫃裏的另一件瓷器。碗是康熙年間的青花仕女。原本

倒扣在展架上頭，不知怎麼的，就掉了下去。

砸中那隻小瓷盒，也是康熙的，就這麼給砸碎了。館裏人說，「令人遺憾」。可我想，這兩隻瓷器若有知覺，大約寧願碎在景德鎮的窯火裏，也不願這般恥辱地碎在異國的玻璃櫃中。

不久前，我因公出差倫敦，曾專門安排了一天時間去參觀了大英博物館。在三十三號展廳的中國館，中央牆上有一幅很大的壁畫，佔了大半面牆。很多人認為這是從敦煌剽來的壁畫。其實，這是從河北行唐清涼寺盜來的三菩薩像。那三尊菩薩，面龐豐潤，衣飾華美，端的是盛唐氣象。可你湊近了看，就能看見畫面上縱橫的割痕，一道一道的刀疤。據說當年是用膠布從牆上黏下來的，分成十二塊，裝船運到倫敦。它們原本是在清涼寺裏受着香火的，在幽暗森嚴的大殿中聽着木魚與誦經聲。現在它們卻獨坐在倫敦的牆上，聽着各種奇怪的語言，那些聲音嗡嗡的，像一片永遠散不去的霧。

雖說這幅壁畫不是敦煌的，但大英博物館裏收藏的敦煌文物，據說有一萬三千多件。那是斯坦因這個盜賊，用幾十塊銀洋從王道士手中騙走的。在那位漢奸眼

大英博物館角落的皇冠

中，看見的只是一小堆銀洋，卻看不見在那些經卷裏藏着的是一千多年光陰的中華瑰寶。那些絹畫上，有菩薩，有飛天，有供養人的畫像，顏料用的是石青、石綠、赭石，一筆一劃，都是唐人畫師的手澤。也許是英國人心虛，它們現在大都鎖在大英博物館的「斯坦因密室」裏，連展廳都難得進一回。

當你在中國館裏轉上一圈，甚至在那些不大有人留意的角落，居然看到的都是我們的國寶。我在一處樓梯的拐角，看到玻璃櫃裏堆着一些黃黃的舊紙頁。湊近一看，才認出那是敦煌的經卷。那不是一卷卷地展開來陳列的，是一摞一摞地碼在那裏，像舊書店裏論斤賣的廢紙。偶爾有一角露了出來，能看見些許墨跡，唐人抄寫的經文，字字勻稱，筆劃間帶着一種沉靜的氣度。那是一筆好字，可在光線昏暗的櫃子裏，它們只是一摞發黃的廢紙。

在另一個樓梯拐角處，我又看到了一個玻璃書櫃，在書櫃的最下層，堆放着幾頂皇冠。最邊的是一頂鳳冠。鳳冠做工極為精緻，雖然冠上的珠子有些暗了，鑲在上面的金絲也失去了一些光彩，可那形制威嚴還在。鳳冠上的每一顆珠子，都曾是御用工匠們一鑿一鑿打磨出來的。據說當年慈禧曾照過一張像片，頭上戴的就是這頂鳳冠。我看見這頂冠上的那顆紅寶石，它冷冷地鑲在金絲裏，像一滴凝固了的血。

還有那件聞名於世的顧愷之的《女史

箴圖》。這畫是絹本的，顏色已經暗了，可那線條還在，細細的，像春蠶吐出來的絲，一筆一劃都是活的。畫上的女子，一個個身段修長，衣帶飄逸，眉目間有一種說不出的嫵靜。那就是魏晉風度，是「手揮五弦，目送歸鴻」的氣韻。這畫是乾隆皇帝的最愛，他常常展卷把玩，還在上面蓋了許多印。後來英法聯軍進了圓明園，一個叫克拉倫斯·約翰遜的英國軍官把它盜走了。他不懂這是中國國寶，拿回倫敦後，竟然把它攔腰截成三截，為的是能裝進畫框。如今這畫分作三截，畫上的女子們，依舊那樣嫵靜地站着，可她們的身子，卻永遠地斷開了。

還有那對至正十一年款的青花雲龍紋象耳瓶。這瓶子高六十三厘米，個頭不小，瓶身畫着一條雲龍，張牙舞爪的，鱗片一片一片都看得清楚。龍是青花畫的，那藍色深沉深沉的，像夏天午後暴雨前的天空。這對瓶子原是景德鎮燒製的，後來不知怎的，流落到了北京智化寺。最後，被大維德爵士買了來，這對瓶子便成為大英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大英博物館的三十三號展廳不大，玻璃櫃卻一個連着一個，櫃子裏也擠得滿滿的。我站在那裏，忽然覺得這些從中國搶來的國寶，它們一件挨着一件，一個接着一個，像一群背井離鄉的人，擠在異國的屋簷下。它們沉默着，可它們身上的每一道刻痕，每一抹顏色，每一處磨損，都在說着同一個故事。

獨一無二的好人菲利普



藝象尼德蘭
王加

上個月重返布魯日，唯一的原因是去看今年五月新落成的布魯日藝術館（BRUSK）和開幕大展「宏觀圖景——橋接世界的布魯日900-1550」。這其中，對我最具吸引力的展品無疑是「弗拉芒原始派」巨匠羅傑爾·凡·德·維登（Rogier van der Weyden）為勃艮第公爵、被譽為「好人菲利普」（Philip the Good）的菲利普三世公爵所繪的細密畫（Miniature）肖像。

在特展五個展區中最核心的「勃艮第宮廷」單元，我找到了這件孤零零擺在展櫃內，看似不起眼但卻無比珍貴的展品。畫作繪於「好人菲利普」公爵委託法國作家、翻譯學家讓·沃奎林為其翻譯的法語版史書《埃諾編年史》中的卷首頁上。畫中身穿灰袍的讓·沃奎林跪在地上向身前一襲黑衣的公爵進獻其翻譯完成的巨製（正是我眼前展櫃中這本厚厚的羊皮書）。這張尺幅極小的細密畫之所以珍貴，不僅因為這是身為宮廷畫家的凡·德·維登現存唯一一幅親筆所繪公爵肖像（其餘均出自工坊或後世臨本）；還是畫家僅存的細密畫作品。鑒於紙本極其脆弱，很少對公眾展出，藉着本次特展的契機能親眼目睹出借自比利時皇家圖書館

的大師「孤品」，也算是「有生之年」的體驗了。

在菲利普三世長達四十八年的執政過程中，他把尼德蘭地區整合為空前繁榮的勃艮第公國，一躍成為歐洲的貿易和藝術中心。他將藝術贊助視為彰顯權力與榮耀的政治工具，得益於其給予的自由創作環境和優渥經濟資助，凡·艾克、凡·德·維登、克里斯圖斯等「弗拉芒原始派」巨匠們紛紛來投，也讓同期的布魯日城成為了堪比佛羅倫斯的藝術之都。而在這幅尺寸小到手機屏幕的畫面上，凡·德·維登如實記錄下了「好人菲利普」治下奢華且富有品味的勃艮第宮廷。

從中世紀的手抄本時書畫到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由倫勃朗高徒赫里特·道（Gerrit Dou）開創的「精細畫」（荷語Fijnschilderij），尼德蘭地區素以纖毫畢現的細密畫傳統聞名。凡·德·維登此作將北方文藝復興的細密畫技法展現到了極致。畫面記錄下了「好人菲利普」宮廷中的幾位重要人物：一襲黑衣黑帽的叉腰公爵和站在他右側的兒子、繼任者「大膽查理」（Charles the Bold）居中而置。左側站着他宮廷內的

兩位重臣：藍袍的尼古拉·羅林和紅衣的讓·舍夫羅。位列畫面右邊的八位男子和公爵均佩戴着同款金項鏈，那是公爵所設立的「金羊毛騎士團」成員的身份象徵。加上跪在地上獻書的讓·沃奎林，畫面完整地呈現了勃艮第宮廷包括王權繼承人在內的核心權力階層。此作當時用於卷首畫，其政治意義實則遠大於藝術性。但對我而言，藝術之不朽豈是王權可比？

除了政治宣傳的紀實功能，畫面還記錄下了「好人菲利普」卓越的時尚品味。他身穿一件由黑色天鵝絨製成的短袍。這款在袖口、領口和下襠縫有皮革的短款剪裁男裝是一四四〇年代末最前沿的男性時尚。如沙漏般掐腰的修身款上衣配上纖細的黑色長襪、頭戴黑色有一端垂下的夏珀龍（Chaperon）兜帽，加上鞋尖長到離譜的波蘭尖頭鞋（Poulaine），儘管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眼中公爵的全黑裝扮看上去像動畫片《精靈旅社》系列中吸血鬼德古拉的妝造，但他卻是歐洲最初的「黑色即美」典範。上述服飾細節經由凡·德·維登的丹青妙手，宛如一場十五世紀勃艮第宮廷的「時裝秀」。此外，哪怕是在如此小尺幅、展現宮廷權力



▲凡·德·維登為菲利普三世公爵所繪的細密畫肖像。

作者供圖

核心的政治宣傳畫中，凡·德·維登都沒忘了炫技：讓·沃奎林跪在地上的左腳鞋尖竟探出畫框之外，其爐火純青的「錯視」（Trompe-l'oeil）技法更成為畫作的點睛之筆。

獨一無二的「好人菲利普」公爵通過藝術贊助讓早期尼德蘭繪畫盛極一時，凡·德·維登則通過筆下舉世無雙的細密畫令其「風華絕代」得以永駐。君臣二人究竟誰成就了誰？每個人直面這張羊皮紙，都會有屬於自己的答案。